

老人与海

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，

一个真正的孩子，

真正的大海，

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。

然而，

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，

它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事物。

——海明威

[美]海明威◎著

陈加雒◎译

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老人与海

[美]海明威◎著

陈加维◎译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[美] 海明威著; 陈加雒译. — 武汉:

武汉出版社, 2010.12

(The Old Man and the Sea)

ISBN 978-7-5430-5430-1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8463 号

书名: 老人与海 (The Old Man and the Sea)

著 者: [美] 海明威

译 者: 陈加雒

本书策划: 李异鸣

责任编辑: 廖国放 明庭雄

特约编辑: 杨 肖

装帧设计: 韩涛波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 E-mail: wuhanpress@126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9 字 数: 187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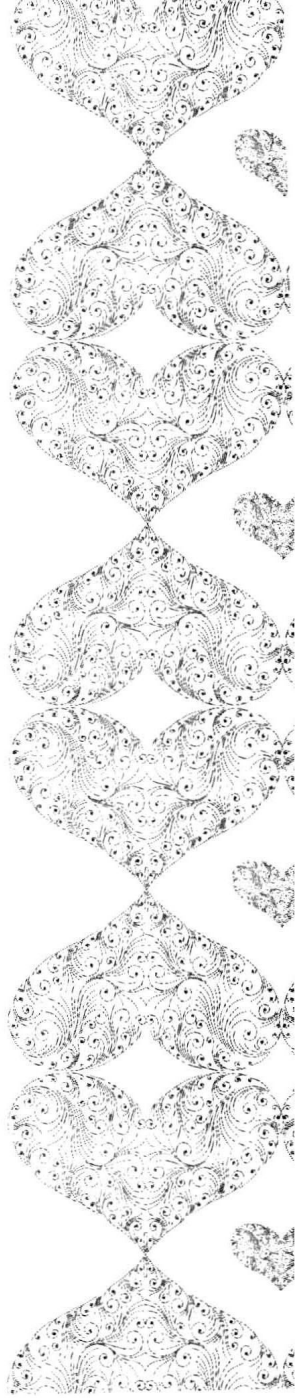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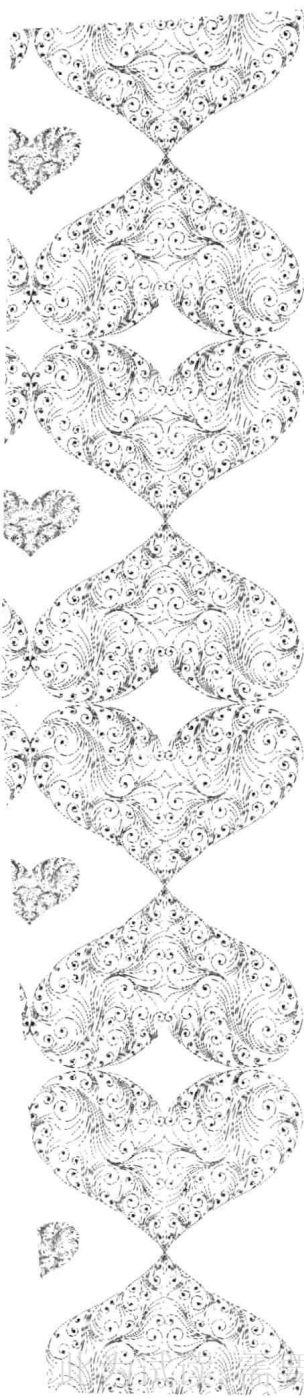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- ◇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部经典之一
- ◇ 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32本书之一
- ◇ 1953年获普利策奖
- ◇ 1954年，本书作者获诺贝尔文学奖
- ◇ 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



- 
- ◇ 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，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
 - ◇ 老人与海之中；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的
 - ◇ 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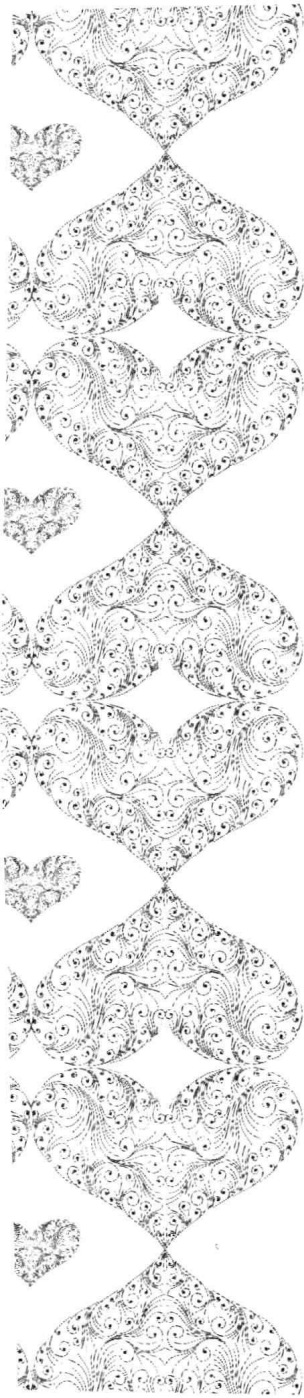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摘选
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《老人与海》是一部异常有力、无比简洁的作品，具有一种无可抗拒的美。

——瑞典文学院院长 霍尔斯特穆

- 
- ◇ 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诗，大海就是大海，不是拜伦式的，不是麦尔维尔式的，好比荷马的手笔，行文又沉着
 - ◇ 又动人，犹如荷马的诗。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，也不寓言化——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——但是任何
 - ◇ 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，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。

——美国艺术史家 贝瑞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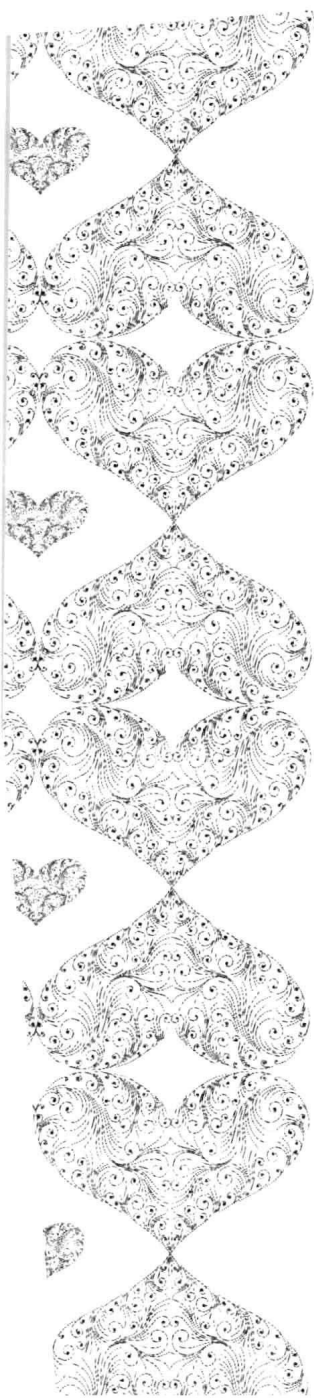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海明威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，他试图把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强加于我们，以便塑造出一种硬汉的形象……当他在梦幻中向往胜利时，就必定出现完全的胜利、伟大的战斗和圆满的结局。

——美国作家 索尔·贝娄

◇ 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（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）所能写出的最最优秀的单篇作品。

——福克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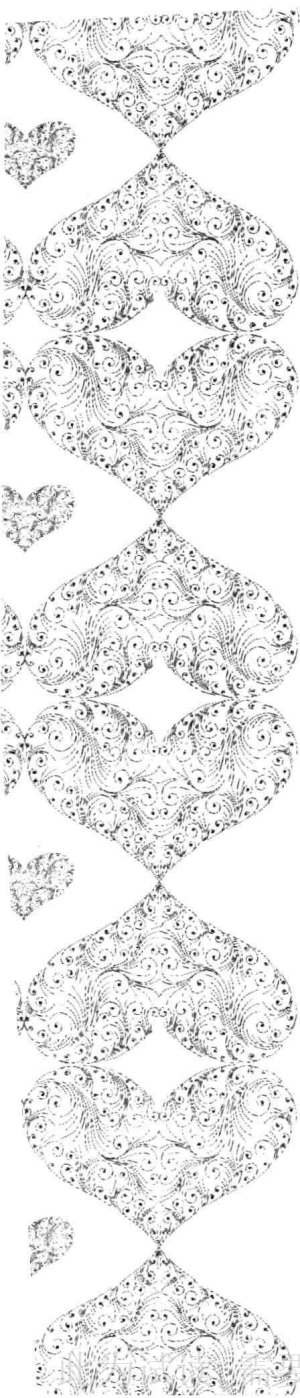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人可以失败，但不可以被击败，外在的肉体可以接受折磨，但是内在的意志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这是《老人与海》一再强调的论点。真正的大师都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最深刻的道理，真正的好作品都是用生命的历练做题材，《老人与海》所刻画出来的正是海明威一辈子最好的画像，正如海明威所说，“我一直读过200多遍，每读一次，我就多一份收获，好像我最后得到了我这一生辛苦工作所欲得到的东西”。

——台湾学者 陈人孝



◇「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海明威。海明威对我有过刻骨铭心的影响。海明威是我写作方面的启蒙老师，他给我的影响要超过其他所有作家。」

——著名作家 叶兆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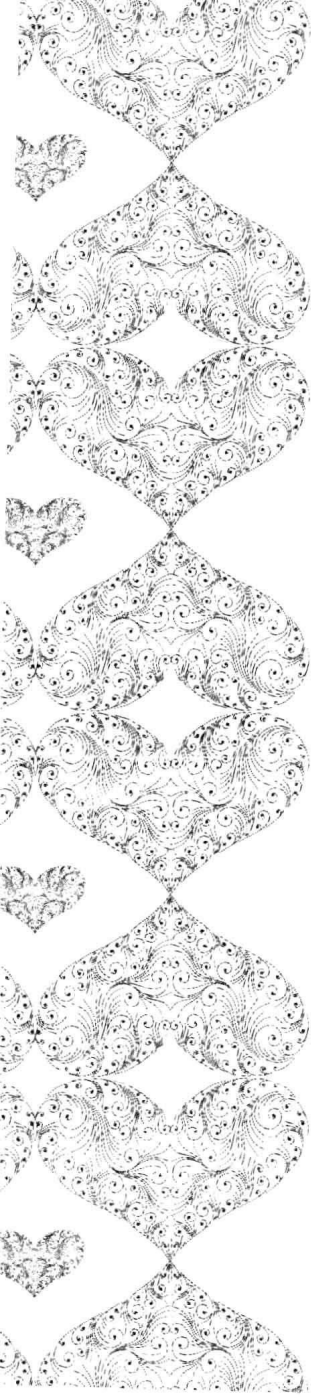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“是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”。

——海明威

◇ 只有精神的胜利才能使我们感动，为其悲壮而落泪。



在墨西哥湾暖流里的一条小船上，有这么一个独自捕鱼的老人，他在刚刚过去的八十四天里，连一条鱼都没有捕到。原本在头四十天里，还有个机灵的小男孩跟在他左右。但是当整整四十天仍没有见到一条鱼的影子时，小男孩的父母命令儿子离开了这个走上霉运的老人，登上了另一条船。果然时来运转，小男孩在上船头一个星期里就逮到了三条不错的鱼。看到老人每天依旧一无所获地出海归来，小男孩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总是跑下岸去帮老人拿起已经卷好的钓线、渔钩和渔叉，或是收卷缠绕在桅杆上的船帆。破烂的船帆擦着用面粉袋缝制成的补丁，使得这张帆收拢起来就好似一面旗子——仿佛永远代表着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瘦骨嶙峋的样子看起来异常憔悴和干瘪，他脖颈上的皱纹已经很深很深，鼓起的沟回像是蠕动的蚯蚓。也许是常年生活在热带海面上的缘故，老人的两腮生有许多良性的皮肤癌变。这些褐色的瘤是太阳光在海面上反射的光线带来的，并且从他的脸侧一直延伸到了脖颈。他的双手也由于常年拽拉大鱼的缘故，被勒下很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却没有一块是新生成的，它们古老得如同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狂风侵蚀的地方一样久远。

他的全身都像手上的疤痕一样古老，但只有那双海水

般蔚蓝的眼睛例外，因为它们永远闪烁着欢快和永不言败的光芒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俩将小船系好，爬上岸时，小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又能跟你一起出海了，因为我家赚到了一些钱。”

是老人手把手教会了小男孩捕鱼，所以小男孩爱他。

“不，”但此刻老人拒绝了小男孩的要求，“你运气好，遇到了一条可以交好运的船，还是继续跟着他们下海吧。”

“不，圣地亚哥，你总该记得，我们曾经连着八十七天都一无所获，但又在接踵而至的三个星期里，每天都捕到大鱼。”

“当然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，你离开我并不代表着你对我失去信心。”

“我爸爸让我走的。我只是个孩子，总不能违背他的意思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道，“这确实是情理之中的。”

“他没有多少把握。”

“嗯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我们两个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小男孩说，“走，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，然后咱们再把渔具带回去，好吧？”

“那当然好了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都是渔夫嘛。”

当他们来到饭店，坐在露台上后，很多渔夫开始开起老人的玩笑，老人也没有表示不悦。也有一些年纪更长的渔夫直望着他，替他感到难受。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种难受之情溢于言表，只是轻轻地谈着暖流，谈着他们将钓线伸到了多深的海面下，好天气又是怎样的稳定，以及他们的见闻等等。当天走了运捕到鱼的渔夫们已经回来，他们剖开大马林鱼，将一整片儿摆到两块木板上。鱼很大很重，这样就使得每块木板的一端都要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等待冷藏车到来后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而捕获的鲨鱼则被人们送到了海湾对面的鲨鱼加工厂，吊在带钩的复合滑车上，接着，它们的肝脏被除去，鱼鳍被割掉，外皮被剥除，鱼肉也被切成条状以备

腌制。

东风刮起的时候，隔着海湾，鲨鱼加工厂仍然能够吹来一股腥味儿，但今天却几乎闻不到，因为风转成了北风，并渐渐地停了，露台上阳光和煦，令人舒适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小男孩唤道。

“嗯。”老人应道。他握着酒杯，正在回忆多年以前的往事。

“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吧？”

“别，不用，快打棒球去吧！我还划得动船，罗赫略可以帮我撒网。”

“我非常想去。即使不能跟你去捕鱼，我也很想帮你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给我买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人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多大？”

